

第十五章 宫保的床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走廊里鸦雀无声，却透着不同寻常的气息。平时，在这个共有33名律师的老牌律师事务所里，时髦的电话铃声、律师在办公室里向文案下达任务的交谈声、秘书们拿着文件匆匆来往走廊的步履声、律师们在会议室里为某个案子的争辩声，此起彼伏，象征事务所里每一颗细胞都在忙碌转动。今天却不一样，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门，几乎所有的会议室却都空无一人开着门，只有走廊底部那间精致的小会议室，不仅关着门，而且在里面上锁。这个时候，谁也不敢为了一件琐事去敲这扇门，以免从门内招来一顿臭骂。

律师事务所里的四位合伙人：琼司、道达、韩森、麦克尼尔，正在里面为一件关乎律师事务所如何继续运作下去的大事，举行会议。

小会议室中央的椭圆形桃花心木桌子上零乱地放着威士忌酒瓶、咖啡壶、堆满雪茄烟蒂的烟灰缸、以及残留着喝剩饮料的金边瓷杯。四位合伙人，松开真丝领带，敞开浆过的白领上的金纽扣，有的双手撑在桌面，有的仰面看着天花板上交叉的横梁，他们每人面前的桌上放着秘书露辛达准备的合伙律师候选人履历。他们的背後是嵌有棕色柚木板壁的墙壁。

麦克尼尔取下金属脚勉强能钩住耳朵的眼镜，用手指不断轻揉肥大的鼻子中下段，给自己减压，也给同僚们一个暂停听取自己意见的喘息机会。

事情的起缘是四位合伙人中的两位合伙人韩森和琼司律师同时向事务所提出辞呈。他们要求尽一个英国公民的责任，离开上海，回英国参军，为大英帝国早日赢得已开打一年半的欧洲战争，也就是日後历史学家们称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一份力，尽管韩森和琼

司都已年过四十。

这个崇高的动机，却给律师事务所带来了莫大的危机。

苏格兰律师乔治高易先生于50年前创办这间老牌律师事务所时，为了组建一支能为事务所的持续发展忠心效力的律师团队，曾经立下规矩：帮办律师升到资深律师至少需要5年时间，并且得到半数合伙律师的同意；资深律师升到合伙律师至少需要4年时间，并且得到全体合伙律师的同意。立下这些规矩的假设是高层人员的跳槽率一次不超过四分之一。可是现在，律师事务所将一下子出现一半合伙律师的空缺，这在事务所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谁叫那场该死的欧战打个没完没了呢？如何填补一半高层人员的空缺，才能使事务所的业务像一列火车，不断加煤，继续在公共租界头牌律师事务所的规道上通行无阻呢？

麦克尼尔提议让本来今年即将升为资深律师的容定破格升为合伙律师！他列举了很多过硬的理由：

亚力山大容这个年轻华人，虽然获得律师资格的年份比事务所里现有的资深律师们都要短，但是他所经办的大案却比每一个现有的资深律师绝对要多。从他的学长司法总长伍廷芳推荐他当呈审官的山阳县姚荣泽杀人案算起，加上为商埠印书馆打赢美国金氏公司的版权官司、以民国政府“战利品裁判所”副所长的身份为民国政府和公共租界查缉走私军火、以法律顾问身份为华人社会名流诸如驻英公使施肇基和民国总理唐绍仪的家眷在租界管理房产。。。一件件案子都是要么为事务所赚大钱，要么为事务所挣大名。

自从容定加入律师事务所后，四个合伙人对容定的表现一致看好，认为他成为第一个华人合伙人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于是否应该破格提升容定，越过资深律师这一级，直接成为合伙律师，意见却不一致。

合伙人韩森是支持容定破格成为合伙律师的。理由很现实，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最大的业务就是在租界办理地产买卖。目前租界里最活跃的地产公司为英商业广房地产有限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 Ltd），1888年成立，资产达1000万两银子；英法产

业有限公司(The Anglo-French Land Investment Co.Ltd),1905年成立, 资产达300万两银子。这两家地产公司里有大量华资和华人董事。如果, 容定成为华人合伙律师, 那么对吸引这两家地产公司的生意显然是有利的。

除了上述两家地产公司, 个人大地产商哈通的太太是法华混血, 总管是华人, 所以他们也家也乐见高易律师事务所挑选华人担任合伙律师, 麦克尼尔对韩森的意见作了补充。

合伙人琼司对升迁容定的看法模棱两可。琼司的业务对象是人寿保险公司, 诸如租界里最大的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Sun Life Assurance Co. of China), 和永年人寿保险公司 (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Ld)。这两家保险公司里也有华资和华董, 但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方针很稳定, 不会因为高易律师事务所增减华人合伙律师而改变。所以, 对容定的升迁, 琼司既不反对, 也不支持。

合伙人道达对容定的履历, 反来复去看了上百遍, 挑不出一星半点儿毛病。容定有才干、懂规矩, 以毫无背景的起点, 渴望通过自己打拼在律师界出头, 这正是律师事务所需要的栋梁之才。但是, 犹太裔的道达对事务所里的报酬分配更为重视。如果, 容定能越过资深律师, 破格成为合伙律师, 那么他的收入将不再以工薪为主, 而是直接从事务所的收入提成。开了这个头, 以后别的律师帮办或资深律师, 只要强调优秀, 就可以提前分享事务所的收入, 这对已经在位的合伙律师来说是不公平的。

人人都得至少为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卖命9年, 熬得过去, 才能成为合伙律师。容定才来本事务所6年, 现在不能成为合伙律师!

此外, 容定还没有办过一件大户人家的遗产案件, 这在高易律师事务所里也佔着很大的业务份额。容定需要历练历练, 展示他在处理遗产上的能力也已到达炉火纯青, 这样才能够得上合伙律师的资格。总之, 高易老先生当初立下的规矩不能变!

道达表达他的意见後, 伸手取过威士忌酒瓶, 给只能装少量酒的酒杯斟满, 一饮而尽。

麦克尼尔戴上眼镜，站了起来，“不错，高易老先生立的规矩，使我们在座各位安享公共租界头牌律师事务所的光环这么多年，经久不衰。可是，他老先生立这些规矩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欧洲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战争，绝不会想到今天公共租界里华人的财富正在超越洋人。我们作为高易先生的接班人，对他立下的规矩作一个调整，正是为了保住他树立的招牌。难道就这么难理解吗？我尊敬的合伙人道达先生，刚才提到容定需要在处理遗产的案子上表现他的能力，可是老天爷保佑，这类遗产案子并不是说有就有。。。”

笃笃笃，有人小心翼翼地敲门，打断麦克尼尔。

“露辛达？不是跟你说过，没有要事，不要打断我们开会！”

笃笃笃，继续敲门。

麦克尼尔径直朝会议室的门走去，气呼呼地打开门。

露辛达探进脸来，向麦克尼尔的耳边轻言。

麦克尼尔转过身来，满脸泛光，对桌边的三个同僚说：“老天爷听到道达先生的声音了！成宣怀的大舅爷庄先生刚刚前来报讯，成宣怀去世。。。指名要我带亚力山大容去成府紧急处理后事。”

成宣怀是前清洋务派内阁大臣，清廷曾授予他太子少保的容誉头衔，所以人称他为宫保。他是前清晚年的电报、纺织、航运、铁道、矿务、银行等重大事业的操盘手。据说，辛亥革命就是因为他对四川民间铁路的收购操之过急而爆发。在他通过兼并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时，高易律师事务所曾经是他对手美商旗昌洋行的法律顾问。不打不相识，之后，成宣怀经常为私人财务问题咨询高易律师事务所。

上海光复後，成宣怀像众多前清遗老一样，在租界洋人的法治保护下，依靠多年积累的财富，安度晚年。

成宣怀的家眷有继室正妻庄夫人，五位姨太太，和八个儿子八个女儿。这些家庭成员们知道家长成宣怀有“天大的家产”，但是由於成宣怀行事隐密，没有一个家庭成员确切

知道他的家产究竟有多大。於是，家庭成员们开始巴结、讨好成宣怀，千方百计探听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望眼欲穿盼望他有朝一日能立下遗嘱，锁定自己的那一份遗产。但是，喝洋酒、抽洋烟的成宣怀，表面上和洋人打成一片，骨子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土包子，相信立了遗嘱，死神就会接踪而来，所以迟迟不立遗嘱。家族成员为了确保自己的一份，除了暗地下在成宣怀跟前互相讲坏话，希望把别的继承人挤出局，自己可多分一把，同时结帮拉派，另辟途径。其中正妻庄夫人通过自己的兄弟，也就是成府的大舅爷，聘请高易律师事务所代表自己的法务顾问。这种佈局，在以后的日子里，显得异常英明。

两天前，成宣怀脸庞浮肿，体质衰弱，躺在那架床的上方雕出花鸟图案、两边挂着由普陀山名僧唸经加持具有驱邪法力短剑的雕花床上。照料他这样的老年病人并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只要两个丫鬟把三个枕头稍加叠起，四手把病人往上一拉，让病人的上身躺在枕头堆上，从胸前到下身盖着洋人送来的苏格兰格子花纹羊毛毯。这样，病人在床上打盹和清醒之间度过一个下午。陪伴他一起打盹的是一只懒散地趴在床前贴近地面踏凳上的波斯猫。

黄昏时分，丫鬟端来了他的晚餐：鸡丝粟米粥，银耳燕窝羹，放在床上的一张洋人送来的小餐桌上。成宣怀固执地要自己动手吃饭，就像一切曾经干过宏伟事业的大人物一样，他总是相信意志能改变现实。为了不使他的吃相太难看，一个丫鬟帮他捧着碗，另一个丫鬟和他同时握着一把银勺，喝一口，停一下。喝完一半的粥和三分之一的羹时，成宣怀的眼皮打颤，眼看又要睡着。丫鬟们连忙撤去晚餐和餐桌。

成宣怀被丫鬟们用毛巾沐浴後，换上睡袍，严严实实地盖上前清宫里所赐的青绿色织锦缎丝棉被，挡去阳历四月晚上的寒气。

成宣怀的卧室是这幢位于法租界宝昌路佔地十几亩的西式豪宅里佈置最为中式的房间。豪宅共有七间卧室和西式厕所，分佈在三层楼面里。产业的原始主人是一位德国商人，欧战爆发後，为了回国参战，在去年将豪宅卖给成宣怀。

和成宣怀卧室相联的是他的大书房。透过相通两室的柚木门，可以看到书房里那张狮爪形桌脚的大书桌。这张大书桌是直接从小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搬来的。往日，成宣怀会连续几个小时坐在大书桌后的雕花靠背皮圈椅里，阅读各类中文报刊，或伏案签署各种商务文件。现在，这张大书桌上却摆满各种玻璃西药瓶和中草药剂。空气里弥漫着药味和消毒剂气味，书房好像一间小诊所。自从成宣怀最近一次病倒的两个月里，老人没有离开过卧室这个小天地。一个星期前，他还能卧床听李宋两位管家坐在床前的红木圆凳上请示如何处置府里有关的钱财人情来往，他一字一字的听进去，一字一字地表明自己的意见，直至昏然入睡。这个星期，这种形式的主仆沟通已不能维持。

丫鬟们将雕花床边的落地枱灯捻暗，退出卧室，向庄夫人去报告老爷的现状。

庄夫人年过五十，是成宣怀的同乡，父亲为前清训导（教育局长）。出生书香门第的庄夫人说话不徐不疾，安然祥和。多年来，和成宣怀相处，每次发生不同意见，她从不立刻反驳，而是先倾听丈夫的意见，然后以理解对方的心态，再仔细说明自己的立场。用词小心，即便有再大的分歧，也会说成是沿着丈夫的思路，对丈夫的想法作个微调而已。如此这般，使丈夫在不知不觉中妥协。但是，庄夫人毕竟是旧式女子，深有自知之明的她，对府外的事情仍然是先同自己的兄长，也就是担任兴业洋行买办的成府大舅爷，仔细商量后才决定自己的立场。

听完丫鬟们的禀报，庄夫人照例夸奖她们照顾老爷周到，等老爷康复后，重重有赏。临睡前，她去了一趟成宣怀的卧室。她用手探入成宣怀的被窝，试试温度，然后对陪夜丫鬟说：

“过两个钟点，给老爷被窝换汤婆子。”

回到自己的卧房，对着俄国大使夫人赠送的梳妆台，庄夫人卸下插在头上的钻石白金钗，轻轻叹息：菩萨保佑，一天又平安过去了，但愿天天如此太平。

庄夫人的愿望似乎在第二天早晨依然得到满足。早晨，庄夫人询问陪在成宣怀卧房

过夜的丫鬟，“老爷昨晚睡得好吗？”

“好。老爷现在还在睡呢。”

庄夫人觉得可以放心。上午，她和肖姨太和两位尚未出阁的成家小姐打了几圈麻将。几圈过后，庄夫人又差人去询问成宣怀的起居。

得到的答复是“老爷仍在睡觉。”

老爷今天怎么这么好睡？

庄夫人对肖姨太和小姐们使了个眼色，大家会意地站起来，离开牌桌，随着庄夫人去大卧室探望大家长。

成宣怀鼾声均匀地睡着。遵照医生们的吩咐，成宣怀老爷的病宜静养，所以丫鬟们是不敢在老爷鼾睡时惊动老爷的。

庄夫人弯下身去，凑近成宣怀的耳朵，轻唤了一声：“老爷，该起床了。”

成宣怀无动于衷，鼾睡依旧。

庄夫人抬高嗓门又向成宣怀喊了一声该起床了。

成宣怀中断鼾声，眼皮睁开一道缝，望了庄夫人数秒钟，眼皮合拢，回复鼾睡。

庄夫人的眉宇稍稍绉起。她向丫鬟们详细询问老爷昨晚入睡前的最后一次服药情况，确定没有遗漏任何药剂。

“告诉宋管家，快请罗太医和纽医生。”庄夫人吩咐下去。

罗太医是前清太医院的正六品院判，前清复灭後在上海行医，最近一年，常来成府出诊，是成府上下信赖的保健医生。纽医生是圣玛利亚（广慈）医院的唯二法国医生，是诊治成宣怀病症的专科医生。

两位医生应招来到成府後，罗太医用把脉，纽医生用冰冷的听诊器，对鼾睡不醒的成宣怀作了诊断，得出类似结论：病人鼾睡不醒，是心脉衰弱的表现。

罗太医开出的方子是乌梅煎丸汤。这是一味前清宫里喂给生命末期的历代皇帝们的猛

药。据说喂下後，病人能在短期内清醒一阵子。

纽医生建议注射强心针。

但是，罗太医和纽医生都强调不能同时使用强心针和乌梅煎丸汤。如果同时使用，对病人产生的效果不可设想。

听了医生们的建议，庄夫人明白丈夫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後一程，能否返回，毫无把握。

庄夫人望着肖姨太众小姐丫鬟们盼望自己快拿主意的目光，略一思索，用不徐不疾的口气，发下命令：

“先试乌梅煎丸汤，请罗太医监督抓药煎药。纽医生，请留在这里，等老爷醒来再走。告诉李管家、宋管家，快去请大舅爷和外面的少爷小姐们到府，请四少爷和孙少爷马上回家。”

“外面的少爷小姐们”指的是结婚成家后不住在成府的子女们。“孙少爷”是指成宣怀的长孙，现在住在成府。“四少爷”是指成宣怀的第四子，离婚後也住在成府。长孙和四少爷今天上午都出门访友去了。

大舅爷，庄夫人的兄长，是第一个赶到成府的至亲。他和成府合家上下焦急地等待罗太医忙进忙出完成煎药。等待的同时，大舅爷和庄夫人悄悄商量如何应对成府里即将发生的大事。

又过了四个小时，掌灯时分，罗太医捧着放乌梅煎丸汤药罐的托盘，弯弯曲曲地绕过守候在大卧房里的各房少爷、小姐、孙少爷们，来到成宣怀躺着的雕木床前。他提起药罐，将滚热的棕色药水通过药罐的罐嘴倾入一只精致小巧的明代瓷碗，然后由纽医生用检查口腔时往下压舌头的不锈钢尺，轻轻撬开病人的嘴，碗边贴着牙缝，将乌梅煎丸汤慢慢灌入病人的嘴。灌的过程里，不断有汤药溢出口腔，顺着口角流下，被庄夫人用手帕擦干净。

灌完乌梅煎丸後，大卧室里鸦雀无声，满屋子几十号人，从主子到佣仆，屏息紧张地等待成宣怀的反应，这时，那怕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也会听得到。

成宣怀的鼾声中止，喉咙里响起一声咽口水的声音，非常轻微，但对满屋子的人来说，却如雷灌耳。亲属们往前挤，两位医生往后退了几步。

成宣怀睁开眼睛，脖子往上仰，显出要挣扎着坐起来的样子。庄夫人急令丫鬟把老爷扶起半个身子，仰躺在叠起的枕头上。他的目光起初散乱无神，渐渐聚焦在庄夫人大舅爷的脸上。

“杏菽，人都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大舅爷用尽量轻松的口气问。

“舅兄，。。”病人的声音清晰微弱，时断时续，“我。。有些事情要交待。我走之後，家产房房有份，顶顶要紧，动利。。不动本。事情要烦劳舅兄，李伯兄，。。。孙亲家，二叔，三叔，费表叔。。。上海总商会沈老，周晋老，还有朴程，德义。。。都要费心。。”

成府的李宋两位管家听到老爷最后提到自己名字，顾不得主仆尊卑，推开靠近雕花床的少爷小姐们，跪到床前，同时问：“老爷吩咐，我们听着。”

成宣怀慢慢移动枯槁的左手，按在大舅爷的手掌上，又断断续续地说道：“听好了，最。。要紧的。。”

大舅爷、庄夫人、两管家等最靠近床的这些人殷切地等待成宣怀说下去，却看到成宣怀的另一只手掌朝织锦丝棉被轻敲一下，然后，便垂下头去，再也不出声了。

大卧室里哭声一片，恭送这位纵横晚清官场钱场三十五年的巨子离世。

不用庄夫人嘱咐，李朴程、宋德义两位得力的管家立刻行动起来操办丧事。除去向各家至亲好友报丧外，马上在大客厅搭建灵堂，以备明天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同时，连夜请来裁缝，给主仆上下百十号人缝制丧服，丧服完成前，成府上下一律以素色衣服接客。还有，豪宅里的窗帘、门帘、床单、被子、沙发套、屏风、灯罩。。。一律换成素色或盖上素色的套子。。。

大舅爷跟着两位管家忙碌到天亮，才得空睡了三个小时，然後便去高易公馆律师事

务所请麦克尼尔和容定。容定还不是合伙律师，一切跟律师事务所的合同必须由麦克尼尔这样的合伙律师出面签定才算数。这点大舅爷很清楚。

尽管成府里一片哀悼，正在大办丧事，容定跨入成府大门後，还是被豪宅的华丽深深打动。花园里，围绕着修剪整齐的英式草坪和中式假山，到处是轩昂的雪松、龙柏，豪宅正门前的花园里有大理石砌就的喷水池在哗哗喷水，豪宅的外围墙上贴着彩色马赛克西腊神像，豪宅的正门是七彩玻璃拼成的铜门。进了正门，地板、楼梯、门窗都用橡木制成，腊刻打亮到光可鉴人。每间房间的墙上都贴着英国式糊墙纸，家俱都是仿欧洲古典的镶淡金粉桃花心木成品，除了成宣怀去世的那间大卧房里的中式家具。

大舅爷把麦克尼尔领到跟大卧房相连的大书房。庄夫人正在等候他们。

庄夫人坐在那架狮爪形桌脚的大书桌旁。书桌上的药瓶药罐已经撤去。书房的一角有一只五彩陶瓷炉台的壁炉，壁炉前是一张装着玻璃眼球的白熊皮，那张熊皮盖着一张更大的用几张虎皮拼成的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庄夫人脚下。

庄夫人刚要请两位律师在大书桌前的皮圈椅里坐下，却被前後脚跟进门来的宋管家打断：“夫人，四少爷和孙少爷请来的律师在账房间，吵着要看账，他们满嘴洋文，我们听不懂。老爷在世时，不许这样的。怎么办？”

“怕啥来啥，”庄夫人叹了口气，“请两位劳驾去账房间，不许他们胡闹。”庄夫人对麦克尼尔和容定说。宋管家立刻作了个请跟我来的邀请姿势。

麦克尼尔和容定在佈满铁皮柜的底楼账房间遇见了四少爷和长孙少爷各自请来的律师。他们是高华托律师事务所的葛福莱律师和单干户律师穆安素。高华托律师事务所是高易律师事务所的竞争对手，自1903年革命党章太炎的“苏报案”起，几乎在每件发生在租界的大官司里都和高易律师事务所作对，麦克尼尔对葛福莱的出现毫不奇怪。穆安素律师是意大利人，高易律师事务所跟他是初次打交道，他身材比麦克尼尔高五公分，体重比容定多三十磅。他以先来者为主的姿态，傲慢地问麦克尼尔和容定：“请问两位有何贵干，

我能帮到你们吗？”

“需要帮助的是阁下，”容定反吼，“丧事期间，没有正当授权要求查账是非法的，请两位离开这儿。”

“正当授权？我们有。”葛福莱目光阴森地看着麦克尼尔和容定。在葛福莱看来，赢得眼前这一幕，不单单是为了锁定处理成宫保遗产的丰厚手续费，更重要的是从整治高易律师事务所这个老对手中取乐。他冷冰冰地说：“我劝你们还是仔细听清楚了的好。成宣怀老爷没有立遗嘱，他去世後，府里的男主人是四少爷和长孙少爷，我和穆安素律师是他们授权来查账，作为清点遗产的第一步。你们两位没有正当授权妨碍我们查账，该离开的是你们两位。宋管家，把账册缴出来，不要再拖延了！”

“谁说成老爷没有遗嘱？”容定嗤之以鼻，“刚才，来成府的路上，大舅爷告诉我们，成老爷临终时指定清理遗产人选，四少爷和长孙少爷不在内，那就是遗嘱！两位不信，可以把大家找来当面对质！”

“成老爷生前说过四少爷和长孙少爷要多关心家事，也是遗嘱！”穆安素眼睛冒火，眯细眼缝，盯着容定，恨不得把这个小个子的华人律师一口吞了。

“遗嘱内容不同，以最後遗嘱为准，这是法律常识！”容定寸步不让地顶回去。

“既然如此，我们法庭相见！。。。”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大舅爷从门外进来，大声喊道。刚才双方律师在账房对阵时，大舅爷溜出去，到改为灵堂的大客厅，作为救兵搬来了几位很有份量的吊客。

共有五个吊客跟随大舅爷进来。为首的是留着长胡子的亲家孙宝琦，他刚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财政总长，吊唁完後，明天就要搭火车上北京赴任；第二位是操浓重安徽口音的李经方（字伯行），他是前清大佬李鸿章的继子，跟成宣怀从前清邮传部的同事变为密友；第三第四位是成宣怀的二弟成星怀三弟成善怀；第五位是衣帽穿戴最为厚实的上海总商会议事沈敦和。这些人中，除沈敦和本来就是熟人，其余人都是容定平时在报刊上常见的商

界或政界大佬。原本在灵堂招呼吊客的李管家，跟着五个吊客一起来到账房。

“这几位，包括鄙人，都是成老爷生前指定清理遗产的人选，”大舅爷通过容定告诉葛福莱和穆安素，“有事好好商量。”

“既然舅老爷通情达礼，成老爷指定的人选都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请两位管家把账册缴出来，不要再推托了。”葛福莱顺坡下驴，不放弃参与权。

大舅爷倾向于息事宁人，向李宋两个管家使了个“可以照办”的眼色。

“大舅爷，要紧的东西不在我们这儿，”李管家舌头有点打结地说。

“这又是为什么？”亲家孙宝琦操着杭州口音问。

李管家见包括自己和宋管家在内，成老爷临终指定清理遗产的人选，半数以上都在账房间里，便把成宣怀理财的方法告诉大家。

成宣怀的财产分佈在八个方面：上海房地产；西式银行存款；中式钱庄存款；外地的房地产；投资工商矿业股票；古玩字画；家乡常州的田地；资助各处大学的义田。笃信八卦的成宣怀将不同方面的财产分成“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账号，每种账号的单据都放在一个独立的箱子，配有一把独立的钥匙。其中最重要的“天”“地”两种账号，囊括所有上海房地产的道契和所有工商矿业股票的凭证，全部归成宣怀自己保管。

“原以为‘天’‘地’的东西，老爷临终会交待我们，没想到，老爷这么快就咽气了，嗨。最重要的东西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哪！”

“我要求授权我去英法领事馆土地股，把所有登记在成老爷名下的道契存根查出来。”穆安素非常有把握地说。他对抢得先机很得意。

“土地股的道契以街名分类，不是以人名分类，上海总共有四十多万张道契，一天查200张，减去周末，总共要查8年，在座各位等得及吗？”容定问，“还有工商业股票，发行股票的华洋商号全中国不下两千家，从哪家查起？如果对方故意不告诉你，存心吞没股

权，你毫无办法！”

大舅爷等至亲好友纷纷点头，觉得容定讲得有道理，穆安素的点子很不靠谱。

这时，庄夫人已得知“‘天’‘地’的东西”不在两位管家那里，心急如焚，忙请大舅爷和至亲好友们上楼去大书房商量对策。

“上海房地产和工商股票是成老爷的命根子，各位无论如何想想法子，不能让成老爷一生积蓄不明不白化为青烟，”庄夫人说着掏手帕擦眼泪。

“亚力山大，你有什么办法吗？”麦克尼尔低声问。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容定突然有了主意，大声问：“谁能告诉我，成老爷去世前的一个月都去过些什么地方吗？”

“一直待在卧室，就是隔壁这间房。”李宋两个管家几乎同时回答。

“成老爷是个精细的人，重要东西不会离身太远。如果，成老爷去世之前一直待在卧室，那么我们要找的东西多半在卧室里。”

“容律师，我们跟您想得一样，”李管家说，“从昨天到今天，卧室里的箱子柜子，床头柜，床脚箱，都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些东西。”

“谁能把昨天成老爷临终嘱咐的场面再说一边？”容定不弃不舍地追问。

大舅爷把成宣怀从喝乌梅煎丸汤直到咽气的细节，说了一遍。

“成老爷最后的动作是敲了一下被子？”

“是的。容律师，那条被子已经拆开，仔细检查过了。”宋管家回答。

“我猜成老爷指的不是被子，”容定站起来，“有没有西式钢尺？好，桌上这把可以了。我想试试我的运气，请大家跟我来，做个见证。”

庄夫人、大舅爷、律师们、至亲好友们、管家们跟随握着钢尺的容定来到大卧室。这里，昨天挤满送终的人们，今天已人去屋空，雕花床上的被子枕头都已撤走，显得几分凄凉。

雕花床靠墙一侧粗壮的床板里有一排暗箱，暗箱上方的盖子，用红丝带缠着紫铜盖环，往上提红丝带拉起盖环，就能方便地打开暗箱。

容定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一个个暗箱，查看里面的东西，关上每一个暗箱前，用钢尺往里探一探。

所有的暗箱检查完后，没有发现任何房契、股票、或钥匙。管家们露出早知如此的神情，亲友们露出失望的神色，葛福莱和穆安素则露出兴灾乐祸的喜色。

“可能就在这两个暗箱下面，”容定对两管家指着其中两个盖子跟别的盖子长得一模一样的暗箱说。

“为什么？”

“我量过了，只有这两个暗箱的深度比其他暗箱浅三英寸。试试看，我说得对不对。”容定当众重新打开其中一个暗箱的盖子，掏空暗箱里的所有小古玩，把垫底的黑丝绒一起兜底扯到箱外。箱内底部露出另一个缠着红丝带的暗箱盖子。。。

十分钟後，撤去床被的床板上堆起上百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标着“英册XXX”的房地产道契和花花绿绿的各色股票。在场所有的人，除了葛福莱和穆安素，都在笑。

在大舅爷的出持下，亲友们、律师们、管家们在书房里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达成协议，组成成宫保遗产清理小组，成员为：大舅爷、李经方、孙宝琦、沈敦和、周晋镛、费表叔、二叔、三叔、四少爷、长孙少爷、管家李朴程、管家宋德义，法律顾问容定。四少爷和长孙少爷的加入是大舅爷出于息事宁人的妥协。任何组员可以指定他人代表自己出席会议或表决。

从这天起，由容定担任唯一法律顾问的成宫保遗产清理小组，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清产析产。该小组每次开会由容定提供法律谘询，小组成员的每项投票由容定监票。容定的声誉随之升高到一个新的台阶。